

思旋天地

舉世矚目的中國兩會將先後圓滿閉幕。有關兩會內容如何解讀，我們十分關注。香港由全國政協、人大所組織的香港友好協進會和愛國愛港商團香港中華總商會定於三月十八日假香港四季酒店大禮堂舉行解讀「兩會」論壇，特邀權威專家學者深入剖析，增加影響力，意義重大。此兩會領導戴德豐博士以及楊劍博士相當積極，望解讀兩會予港人深刻啟示。

發式生街

日本這個地方近年因為匯率低企的原因，所以有很多不同國家的遊客也會選擇遊覽，而自己對這個地方的印象也不錯，因為對他們的禮儀特別欣賞，對每一種事物的態度特別精細。

話雖如此，最近再去這個地方旅遊，卻遇上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日本的餐廳食肆，有很多都會採取「放題」這種方式，即是任叫任食的經營方法。而這一次去東京遊覽，也品嚐過很多美食，但其中在一次晚飯上，侍應的態度感覺有點奇怪。

當天晚上，我們三個朋友選擇光顧一間燒肉放題的餐廳晚餐，我們三人都不是一天吃大嚼的那一種，而且對食物也不會浪費。但奇怪的是，當晚餐差不多結束的時候，我們枱上剩下少量的食物，而這間餐廳的侍應，提醒我們多次，說如果食物食剩的話，需要附加錢作懲罰。我們最初也點頭回應，但不到兩分鐘，這侍應生又再次提醒我們，令到我們開始有點煩躁，因為晚飯的時間還未結束，為什麼要這麼急趕着叫我們快些吃了這些食物，再三提醒罰款的規矩？當晚其中一位朋友說得一口流利的日文，他便跟這個侍應生理論，問他為什麼用這種咄咄逼人的方式對待客人，相信如果你是座上客而遭到這種我覺得是不禮貌的提醒，你也會感覺不快。

當我的朋友跟這侍應生理論過程中，坐在隔離枱的日本人食客也忍不住口，詢問這位服務員，為什麼用這種方式處理客人剩下的食物？而且他們也覺得，其實我們剩下的食物很少，真的要這麼嚴格嗎？

到了結賬的時候，餐廳出現了一位中國人侍應生招呼我們，我們便改用普通話詢問這個人，說出剛才這個日本侍應生的態度。他連忙說對不起，而且叫我們不要理會他，事情便告一段落。但這個情況出現，令到我們對這間餐廳留下陰影，決定以後都不再光顧。

之後，我們三人也用了小小的時間討論這個叫滿一大餐的結論都差不多，可能我們中國人的飲食習慣，都是喜歡叫滿一餐的食物，就算吃不完也沒所謂。但這種習慣投放在「放題」這種形式的話，可能真的有點浪費食物，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日本人侍應生對我們的態度，可能因為已經有很多客人曾浪費食物，所以再三提醒我們。什麼原因也好，珍惜食物才最重要。

解讀兩會予港人深刻啟示

中國幅員廣大，發展並不平衡，財富不均。扶貧是重要的工作，這需要政府及全民總動員為扶貧貢獻，中央政府將提出慈善法的制定。我認為這對於公開籌募慈善基金甚至在互聯網籌募，均需要嚴格依法制規範及社會公正的監督。香港之慈善名流曹貴子醫生去年成立「意圖慈善基金」正是利用網絡捐款平台，成效顯著。曹貴子醫生稱今年春節很多善長捐出紅包做善事，成績不錯，盡顯大愛善心，值得嘉許。

別小看中國人

到了結賬的時候，餐廳出現了一位中國人侍應生招呼我們，我們便改用普通話詢問這個人，說出剛才這個日本侍應生的態度。他連忙說對不起，而且叫我們不要理會他，事情便告一段落。但這個情況出現，令到我們對這間餐廳留下陰影，決定以後都不再光顧。

之後，我們三人也用了小小的時間討論這個叫滿一大餐的結論都差不多，可能我們中國人的飲食習慣，都是喜歡叫滿一餐的食物，就算吃不完也沒所謂。但這種習慣投放在「放題」這種形式的話，可能真的有點浪費食物，所以我們相信，這個日本人侍應生對我們的態度，可能因為已經有很多客人曾浪費食物，所以再三提醒我們。什麼原因也好，珍惜食物才最重要。

一位離婚不久的女老闆再度陷進了甜美的熱戀中，她占得「解」卦六三爻動，問我她什麼時候可以舉行婚禮。我說：「卦有脫險之意，爻辭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的斷語，表明這段感情不可靠，對方可能有家室，早些分手為好。愛得愈深，你受到的傷害愈大。卦有坎為法、震為威，你將來的丈夫可能是一位司法工作者。」她當場氣紅了臉，拚命地搖頭：「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們處了兩三年了！」女老闆其實早已和男友在旅館同居，只是男友每夜一過十二點就要起身離開，說是在旅館睡不好覺。一夜，女老闆開始起了疑心，決定暗地尾隨男友而去，結尾發現男友居然離開大馬路，拐進了偏僻的城中村，直接打開了一個亮着燈光的二樓人家，裡面有老人、有孩子，還有年輕女人，原來男友已經有了一個三代同居的和睦的家庭！「你這個騙子！」女老闆在黑暗中大聲一聲，與驚慌失措的男友玩起了「磚頭大戰」。四年後，她與一位律師喜結良緣。

解卦

地藏形匿跡，因為他目前還處在即將滅亡的險難的殘餘勢力的圍困之中，這股因獸猶鬥的殘餘勢力仍然有力量把他消滅在救兵到之前。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飽受頑敵的圍困與欺凌，他那強健的體魄魄黔之狐一樣形同虛設，豈料他的再三隱忍竟然為頑敵搭起了得寸進尺的橋樑，他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勇敢地拉開了怒火中燒的弓箭，萬沒想到，那些曾經像狐狸一樣狡猾的頑敵頃刻間潰不成軍，他居然還從敵人受傷的軀體上收穫了不少金寶的首飾；原來，這些多行不義的人類公害早就遭到了正義力量的合力圍剿。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只差幾步就要逃離危險的地界了，可他卻忙於哄搶中途發現的一筐又一筐的金銀財寶，他獲得了財寶居然不迅速逃離，還妄想登上一輛大車將自己和財寶滿載而歸。極度的貪婪使他愚蠢得無可救藥，終於把自己連人帶物一齊變成了蜂擁而至的賊寇的囊中之餐。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一個剛剛從敵方營壘安全逃脫的人，往往很難得到朋友的理解和信任。三國名將關羽當年「身在曹營心在漢」，為了投奔劉備，千里走單騎，一路過五關斬六將，好不容易來到關羽多年的三弟張飛駐守的古城前，結果張飛卻把他視為叛軍之將，舉槍便刺。要不是大隊曹軍突然殺奔過來，兄弟二人一定斷打得不開交。在目睹了關羽返身斬殺了曹軍的首領之後，張飛這才跑到關羽面前下跪謝罪，兄弟相認止不住抱頭痛哭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終結了禍國殃民的暴政統治，革故鼎新的執政者當務之急是要進一步解除舊時代造成的一切怨毒和創傷，讓全體民眾切實體味到擺脫暴政的寬鬆與幸福。只要時代的方向始終指向大眾的利益，保衛和鞏固出險入夷的和平局面就會變成全體民眾的共同信念和責任。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這是一位在已平定險難之後權傾朝野的將軍，正站在高高的城牆上為保衛壯麗河山而巡察四方，突然發現有一隻兇惡的禽鳥在空中來意不善，他毫不猶豫地拉開弓箭一舉擊碎了禽鳥的航線；這隻禽鳥其實代表着一場正在預謀之中的巨大的險難。解除險難的目的在於創建一個平安和舒暢的世界，就要把能夠釀成一切險難的源頭迅速撲滅在萌芽狀態。

拾荒者說

在香港，大街、小巷、運動場、商業廣場、醫院、公園等公共地方，每隔數十步就有一個垃圾桶。據統計，平均每一百個人就有一個垃圾桶，數量之多，堪稱世界之冠。

在香港從黎明到黃昏直至夜晚都能看到拾荒者的身影，大多是老翁、老嫗，也有中年婦女，人數之多，恐怕也是世界第一。說是垃圾要分類，實際上根本沒有做到，垃圾桶裡有書報雜誌、鋁罐、鐵罐、膠樽、食品、飲品及衣服等等。無所不有，不少是可用之物，成為拾荒者的一種誘惑。絕大多數拾荒者並非靠拾荒謀生的貧困一群，而是為清潔香港，保護環境做點事情。

香港在廢品回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少私人開辦廢品回收公司，有固定的收購站，也有流動的大卡車，為拾荒者提供方便。有一個廢品收購站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八小時營業，來賣廢品的人絡繹不絕，不時出現長長的人龍，據說每天的營業額高達數千元。

香港政府僱用成千上萬的清潔工，打掃地面和清理垃圾桶裡的垃圾，由政府的重型密封垃圾車送到堆填區。清潔工在清理垃圾桶裡垃圾時，只是把裝滿垃圾的黑色膠袋用手一捲緊緊袋口，沒有分類處理。就這樣將一些不是廢品的廢品，不是垃圾的垃圾，而是一種寶貴的數量可觀的資源深埋地下。這個問題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而拾荒者卻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們走在清潔工的前面，用鷹的目光尋找，找尋、搶救廢品。廢品不值錢，由於經濟不景，收購價一降再降，鋁罐一個五厘，書報一公斤五毫，紙皮（箱）一公斤四毫，鐵一公斤三毫，鋁、不銹鋼貴一點三塊錢一公斤……拾荒者奔波忙碌一天賣上八塊、十塊，最多二三十塊，還不夠吃一餐飯或買一斤菜，只能買一兩個麵包。如此微不足道的收入，拾荒者依然樂此不疲。拾荒大軍並沒有減少，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他們呢？一句話，是環保意識，下面不妨聽聽拾荒者的聲音：

「我是一個木匠，退休後在家裡閒得發慌，不如為環保做點事情。我推着小車四處撿紙皮（箱）之類的廢品，收入雖微薄，但也是一種快樂，身體也健康了有了活力。可見，人是『賤骨頭』，不能養尊處優，要勞其筋骨才行。」

「我是快八十歲老婦，人家叫我阿婆，也有人叫我垃圾婆，我也不計較。我脊椎不好，直不起腰來，成天彎腰屈背九十度，活像個類人猿。我每天黎明即起，推着小車圍着菜市場周圍轉，見到書報紙皮、汽水罐之類廢品就撿，足足堆滿一車，幾個大袋子都裝得滿滿的，到了十點鐘就賣給一家廢品回收站。人嘛，總要做點事情，說起撿廢品我都幹了十二年，我也不開懶，成年累月，不論颶風下雨，你都會在這個地方看到我的身影。」

「我是七十多歲，背有點駝，走起路來蹣跚蹣跚，有時以自行車代步。我每天從早到晚在附近幾十家商店、酒樓、飯館、超市的門前轉來轉

去，專撿紙皮（箱）紙盒之類的廢品。我有十幾輛手推車，裝滿一車就放在人行道邊，到時候就有人開大卡車來過磅，然後拉走，按月付錢給我。有人說我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其實，苦中有樂，總比閒着好。收入多少我也不計較，不過現在收購價一降再降，收入大為減少，當然心裡不高興，但我不會放棄。」

「我是八十六歲的老翁，剛退休的時候，每天除了散步就是散步，閒得無聊，後來我就一邊散步一邊撿廢品，專撿報紙、雜誌、鋁罐以及有用的物品。我的帽子、襪子和春夏秋冬穿的衣服都是撿來的，我還撿到過手錶、手機、掛鐘、旅行箱等等。我喜歡看報紙，每天不分花文能看到四五份日報。魯迅說『拿來主義』，我是人棄我取，『撿來主義』。香港人趕潮流、追時髦，只講消費，而且是過度的消費，單就衣服來說，據統計港人每年丟棄的紡織品超過十一萬噸，一分鐘丟棄的衣服有一萬四千多件。『節約』二字已從港人的生活字典裡消失。不講節約，不懂得節約是美德，不懂得節約就是環保，更不懂得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當我撿到新的、半新的可用的東西的時候，我都要嘟囔幾句：『簡直是犯罪，簡直是瘋了……』」

「我撿廢品已經整整九年，做什麼事情靠積累，單書報、雜誌就有三萬八千多公斤，鋁罐四萬七千多個。當我看到這個統計數字的時候感到十分欣慰，我為環保做了有益的事情，也算是一種驕傲吧！」

香港到處都有垃圾，到處都有廢品，假如沒有成千上萬的拾荒者，真不敢想像將是怎樣的情景。拾荒者一不怕苦、二不怕髒，默默地為環保做

點事情，可是在極少數高貴者的眼中，拾荒者是卑賤的、沒落的，甚至是墮落的一群；在大多數普通人的眼中，拾荒者是社會低層的貧困者，常常投以憐憫的目光……拾荒者不計較什麼評說，也毋須同情和憐憫，真正需要的是尊重。

日本的公共地方看不到一個垃圾桶，也看不到垃圾，人人都有環保意識，說是國民教育的成功之處。

在澳洲，垃圾實行嚴格的分類，從每家每戶做起。提倡節約，反對浪費，一切可用的傢俬、電器、衣服等等，絕不任意丟棄，而是拿到附近規定的地方擺賣，做到物盡其用。在歐洲一些國家，倒是看到垃圾桶，所不同的，一是數量很少；二是純垃圾中看不到食品、飲品和衣服等物品。

香港政府環保工作和環保教育做得很差，制定的環保條例、法律和法規倒是很嚴厲，但沒有嚴格執行，不少市民亂拋垃圾，任意丟棄雜物的惡習不改，很多地方成了污染的死角，髒亂的黑點，長期無人清理，嚴重破壞香港現代化國際城市、世界大都會的形象。

香港應該向日本、新加坡學習，像日本一樣清潔，處處是淨土，像新加坡一樣美麗的綠色的森林城市。



拾荒者為謀生，也為環保。

網絡圖片

不應刻意放大台灣史

我們這一代（我指的是二戰結束後二十年内出生）的台灣人，其實有很多很多優秀的、活躍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的人才。事實上，之所以能夠形成這種人才輩出的局面，如果沒有當時的國民黨在台灣那麼重視中華文化、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那麼不知道社會是怎麼樣的「種景象」？

曾經在某個研討會上，我聽到過這樣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內地不應進行有關中華文化的復興運動。這種觀點讓我非常吃驚，但我相信，中國內地的學者專家很多，他們自己能夠判斷是非對錯：究竟要不要復興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提及中華文化，不能不說到台灣的歷史。我不得不提及的一點是：台灣曾經歷戒嚴時期，這便是所謂「白色恐怖」的由來。在我看來，戒嚴時期既是當時兩岸對峙、國共對立以及內戰的產物，同時，戒嚴的打擊對象，也包括主「台獨」在內的一些人。如今的台灣社會已經走出了那個時代，各種思想和主張也百花紛綻。台灣官方更是每年都為白色恐怖的歷史向民眾道歉。其實白色恐怖的時候，我

相信台灣很多年輕人都沒有出生，那麼我們所看到的文章和聽到的說法是：在那個年代中，不只是台灣人犧牲呀；我們外省人也犧牲很多呀！那為什麼只對台灣人道歉，而不對我們外省人道歉呢？

回顧歷史，那其實是一個混亂的局面，大家都沒有責任。我們真的不應該一提到白色恐怖，就將這事件變成一個「外省人就要低頭、本省人就要抬頭」的族群矛盾，這是不中肯的，也是不客觀的。悠久的中華文化告訴我們：凡事都要找一個平衡。一些持「去中國化」立場的台灣人認為，兩蔣時代台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忽略了台灣史和台灣文化。但我指出的是：中國有這麼多的省份，我們讀的中國歷史、地理、台灣只是一部分。換言之，當我們讀中國的史地時，是否需把某一省份放大？放大了它的介紹而忽略其他省份呢？我們應該知道都是均衡的，台灣只是一部分，且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其中只有台灣。所以我們沒有必要着重或是放大這個台灣史。當然我也承認我讀過台灣通史。如果一些台灣人對國民黨時代的白色恐怖的恐懼，因而延伸到對中國大陸的恐懼，我只能非常失望心痛地說一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呢？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萃神乾坤

伍淑賢 日前來港，我聽了他的演講。這位英國僧人曾隨泰國名僧阿姜查學佛，演講深入淺出而風趣。那晚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邊講邊撿起一隻白色啤酒熊，不時把玩那軟軟伙伙的小手小腳。後來觀眾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多抱可愛的毛熊，可讓人的心更柔軟慈祥，所以他鼓勵大家在寫字樓辦公時，不妨撿隻毛毛熊，這樣大家工作時會溫柔點、開心點。小道具用得精彩，確令人精神百倍。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倫敦北部某地鐵站出口處，擺置了一個約十呎高書架，十分觸目。時裝八卦雜誌、小說、旅遊指南和食經食譜等，胡亂堆滿一層層。旁邊貼一告示：「這些書本，可以隨便拿走。如果閣下有多餘的書本捐贈或交換，更加無限歡迎。」

英國人喜歡看書，手袋裡總會帶上一兩本，以打發乘車時間。近年車廂低頭族以打機或上網為主，但看書的人仍然不少。那天下班時，地鐵人潮洶湧，書架面前也擠滿了人。他們忙著玩交換書本遊戲，有人取書，更多人棄書；努力地逼近書架，毅然扔下一本，頭也不回地離開，如釋重負，走得理直氣壯。他們安慰（欺騙）自己，不是棄書，是物盡其用，替它找到了一戶好人家收留。

從何時開始，書本竟然成為了一種負擔？

小熊小猴小丑

已故的管理學學者William Ocken，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號的《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了一篇名為《Management Time: Who's Got the Monkey》的文章，點出管理人員時間不夠用的原因之一，是太容易容許下屬把問題踢給自己處理，就像本來在下屬肩上的猴子，忽的轉到上司肩上。搞不好的話，上司竟變了為下屬做事，忙得「頭煙」卻荒廢了自己職責本應做的事。

這篇短文四十多年來都極受歡迎，影響力歷久不衰。雖然關於時間管理和下屬管理的觀念已變了幾番，但Ocken的貢獻在於提醒大家，注意猴子出沒！不要輕易把責任弄模糊。這裡面除了關乎時間管理，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員工成長，別讓下屬輕易把棘手工作往上推。可這跟道具有何關係呢？原來作者生前是說故事高手，他更把猴子理論具像化，每逢去演講甚至坐飛機，肩上都放隻玩具毛猴，在機場老遠就認出他！

又有一家叫Monkey Food的美國投資業務公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就喜歡頭戴頂雜色的小丑帽四處去。有次去丹佛開會，一到當地機場，就見到他戴着巨型彩帽走來走去，到開會那天，他也全程戴着彩帽說話，大家都很开心。

Monkey Food源出莎翁名劇《皆大歡喜》，職責是在皇帝身邊說老實話，貌似傻子實為諫官。有話直說，是投資業務的真義。有諸內，就放膽形諸外，是西方人的強項。

書

新年好朋友來拜年，帶來七大冊《明朝那些事兒》，隨口說了一句：「我家實在沒地方放了。」我欣然收下。當晚迫不及待翻閱，僅看了五頁，眼花撩亂。年紀漸老，時不我予。將書擺在一角落，沒法看完，辜負了朋友好意，已經成為一種心理負疚。

倫敦伊士靈頓華人協會最近清理的小型圖書室，找出上世紀華人社會出版出版的武俠小說，有金庸和梁羽生等名著，可惜殘缺不堪，無法結集整套。協會負責人將它們放進黑膠垃圾袋，處決了。對此，我耿耿於懷。年輕時經常光顧灣仔三益舊書店，若買到了好書，回家以藥用酒沏替自己「抹身」，再用透明膠紙包起，戰戰兢兢地捧在手中細看。如今，它們藏身潮濕的車房，遭蛇蟲鼠蟻侵襲。何年重見天日？很難保證。

倘若香港地鐵站也安排書本交換服務，我相信，棄書的人不會少。